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五回 五歲兒難討半文錢 一錠金連送四條命

世情薄處亦堪傷，轉眼秋風細細涼。
從來清白無遺禍，自古貪爭有後亡。
試看群鴟環腐鼠，可憐寸癸未能嘗。

自古朋友一道，止有道義文章，從各人肝膽聲氣中結出，不從富貴上起的，所以有范張的雞黍，雷陳的義氣。如關雲長受那魏武厚恩，終尋玄德。程嬰為趙氏孤兒，死報杵臼。這死生不易，患難相從，願是難事，何況勢利之交。這些狐朋狗友，幫虎吃食，酒肉利徒，算不得朋友。怎怪得他轉眼忘恩，還要借花獻佛，下石取利。此乃自然之理，所以宋韓琦相公常說道：「小人負心，原不足恨，還是自己交結此等人的不是。」世情炎涼，何待今日。

再表吳月娘，乃西門慶賢惠之妻，除失了家財，被吳典恩要誣他姦情，詐他的銀子，搗得在堂上叫屈，和玳安送在牢裡。使人和月娘說，要千兩銀子放她招保，不然要害他的性命。那知月娘手內一文錢也沒有。經過大亂，止剩破宅一處，那裡去湊。那日小玉扶月娘進縣，見搗打了送監，忙忙回去。吳大妗子老馮怕連累著，一溜煙都躲了，只撇得小玉和五歲孝哥。在那一座破宅子裡，四顧無親，鬥米錢文從那裡來？又想著月娘玳安在牢裡，這一日了，又沒人送碗飯進去看看。只得手拖著孝哥，提著些米湯，戰戰兢兢的往縣門前來。那孝哥嚇得亂哭，小玉兩淚悲啼，不敢進去。衙門裡也有好人，認得她的道：「這是一場屈官司，我領進你去看你家主子去。」到了牢門首，傳與月娘，有那送飯的在門口。小玉看著月娘大哭，月娘望著孝哥大哭，多少旁人也落淚，也有說這大娘子原是好人，除破了家遭遭官司的，也有說西門慶傷了天理，這是當初奸人妻子，今日也害了自己的妻子。當初坑人財物，今日也要坑他的財物。天理循環，一還一報。月娘哭了一會，向小玉道：「我是已死的人了，那裡有銀子來救命？撇下這個孩子，在你罷了，也是他爹傷了天理，不留這幾兩銀子，怎麼惹出禍來。從今以後，隨你去那裡討得些米來，送飯給玳安吃。我一日吃不得兩碗飯，不消來管我了。如今只落了一處破宅子和個莊子，留著也不中用，你尋他賁四哥，央他尋主賣去。他還是個好人。」說著哭進去了，也沒吃那飯。倉裡的女人們，也有來勸月娘的道：「你還有這個兒子，哭出你的病來，誰來疼他？」又指著小玉道：「你不消送飯來了，俺這裡就沒有兩碗飯他吃？」月娘進去了，小玉把飯送到牢裡，給玳安吃了。傳出來，著他去尋他爹的應伯爵、謝希大、傅伙計這一般舊人，或者想那舊情，尋法救他。

這小玉拖著孝哥，走一會，抱一會，上獅子東街應伯爵家來。恰說應伯爵一向在西門慶家做朋友，大獲財利，酒食不消說的，近因西門慶不在，沒有營運，近又投在新發財主張二官人家來。先說他娶了李嬌兒，又把西門慶家書童春鴻、賁四都是他圓成進去答應的。後來說著張二官家做鹽，他把李智、王四、崔本這一班舊伙計，都投在門下。那張二官時常教伯爵往來，或是保債放鹽，俱有些利息。照樣的油嘴蜜舌奉承，不在話下。因聞知月娘吃了官司，要勸著張二官，娶月娘為妾。說他手裡的東西，不計其數，還不會動一點哩。那張二官秀才納的監，略知禮示。他道：「西門四泉在日，也都相識，豈有娶他夫人為妾之理？」伯爵就不好言語了。

那日在家，見小玉領進孩子去，就裝不認的道：「你是誰家的？」小玉眼裡含著淚道：「二叔，你不認得我了？我是西門老爹家的小玉，從小服事你老人家，不知吃了多少東西哩。」看著伯爵就磕下頭去哭了，伯爵又故意把眼擦了一擦道：「這幾年沒見，我就不認得你了。」看了看孝哥，上穿一件藍綿布小襖，下穿棉布破褲，也沒有襪子，赤著腳，穿兩隻破鞋，餓的饑黃面瘦，幾日不曾洗臉，真是個貧兒模樣。伯爵口內不言，情知是西門慶養的孤子，故意問道：「這孩子是你的？你幾時有丈夫了？」小玉道：「這就是我大娘生的哥兒。」伯爵才點了點頭道：「你來有怎麼話說，莫非你大娘守不得寡，怕人家欺負，孩子又小，依著我，有這些家事，且尋個人家，還不受小人的氣。」小玉道：「二叔你不知道，如今俺家遭的橫禍，現今俺娘和玳安都在牢裡哩。」把前後事情，和吳典恩要銀子的事，說了一遍。俺娘著我來和你老人家說，千萬看俺爹的面上，把這兩處宅莊，不論多少價錢，只救出娘兒兩個出來，還要買禮來謝你。伯爵尋思一會道：「等我慢慢尋主。」只在門首和小玉說話，也不讓進屋裡去。孝哥有半日沒吃飯，哭著要燒餅吃，伯爵把袖子抖了一抖道：「我就沒帶一個錢，你且回去，等我尋了主，叫你去罷。」說著就關了門，揚長進去了。這小玉背了孝哥，往謝希大家去。分明在屋裡看見小玉，只推不在家，那傅伙計不知搬在那裡去了？小玉沒出門，那裡去找？因孝哥要吃飯，只得背著尋路回家，走到大街轉彎小巷口，忽然撞著一個騎驢帶眼紗的婦人，齊齊整整望著小玉笑嘻嘻的，下驢來道：「玉姐你那裡去？這麼個模樣，我遠遠看見，險不認得了。」把小玉讓過來拜了。又問道：「背的可是孝哥，這小玉才認的是構欄裡的吳銀姐兒。當初爹在時，那一遭酒席上，不是他們來頑耍？又問道：「大娘好麼？」小玉從頭說了一遍，吳銀兒不住的擦淚道：「大娘好個人兒，怎樣遭這樣事？」說著孝哥又哭要飯吃，這吳銀兒倒有人心，忙把頭上銀插兒拔下一枝來，遞與小玉道：「你拿著去換些錢來，哥兒買碗麵吃。掉了兩滴眼淚來，上驢去了。可憐可憐。正是：

錦上添花天下有，雪中送炭世間無。
多情故舊煙花女，愧殺辜恩負義徒。

按下月娘在監不提。恰說這吳典史逼拷月娘要金子，風聲大了，城裡城外張揚出去，是幾千金子，他得了賊贓，不肯報上司，如今還把他家大娘子，拿在監裡，要一千兩哩。因這吳典史原是他家的伙計，人心俱各不平。

這清和縣學生員，有個劉學官兒子，是個好秀才，為人義氣。西門慶生前，曾借銀五十兩，與劉學官上任去濟南做訓導，全不要利錢。以此情義，時常念西門慶之德，至今未還此債。又因吳典史鑽營代捕，署著縣印，待人十分放肆。就約了前在西門家做先生的溫葵軒，請他具一個公呈，不日刑廳查盤下學行香，約合學公講，公呈寫完，直等到四月中，山東新按院出京，行文各處推官查盤。因亂後地方多事，凡係賊盜，申提親審。

那東昌府推官，江西人，拔貢出身，姓劉名銳，是個極負氣性的。發牌到清和縣，過了臨清，這典史騎馬，接到交界，跟著進城，次日行香，才盤倉庫查城。只見到了文廟前，這些生員有二百餘人，排班打躬，行香已畢，上堂講書。各領了賞幣，這些生員一齊跪下，說有公呈，為地方的大事：

具呈東昌府清和縣儒學稟增生員劉體仁、溫進忠、李尚義等，呈為假官謀印，隱匿賊盜事。竊照本縣典史吳典恩，原係已故提刑千戶西門慶門下書辦，因冒藉納吏，入部鑽營得官。金兵屠殺，縣官被擄，伊乘機借名捕官權帶印務，而不言其原藉清和，實本縣之惡蠹也。去歲故主西門命婦吳氏，因失盜未報，有原告家人出首在官，賊首張小橋已提在監，得贓金珠蟒緞等物，不下萬金，本官匿贓不報，隱贓肥己。衙役等證，又將主母吳氏，強扯姦情，逼索千金，一撈一夾，至今羈監不放。夫以本縣之巨奸，假官害眾，故主之命婦，逼獄索金。此真天地未有之奇冤，王法不容之巨惡也。伏乞追贓剪惡，免害地方，而斯文亦有賴矣。須至呈者。

計開首狀原贓在案：

金元寶五十錠、銀元寶一百錠（俱在匣取去）、大皮箱八個、金錢釵珠冠（不計其數）、大包袱八個、官衣金帶蟒緞杯盤（不計其數）。以上家人來安妻劉氏原狀提證。

刑廳接來一看大驚，即叫吳典史，先查他籍貫。寫的是汴京人，於某年由吏員出身。眾生員齊聲道：「他現在大街西買的尚舉人家宅子，開著酒飯店。因大亂沒有縣官，先借代捕名色，後因前任按台來文地，見沒有官辦事，就鑽了署印。不料東京大亂，部裡大選停了，因在此橫行。大宗師若不為地方除害，還要見按臺面遞。」這一句，那一句，把個吳典史嚇得面如土色，即時鎖了，將印封庫，交學官看守城池，待申過按院，另差官署印。原來刑廳見了許多贓證，也指望吳典恩來孝順些，完了公事，回上察院。

吳典史見事情壞了，封下一百兩銀子，一錠金子，使長隨通了信，悄悄送進去。正是肉投狗口翻招事，鼠到鳴前更起貪。有詩為證：

花枝一朵向人開，蜂蝶紛紛去復回。

多少東風吹不醒，採花又見一蜂來。

原來這官清也是難事，士大夫讀了聖賢書，受了國家爵祿，難道都是害民貪利的？那鐵面冰心好官，也是有的。如今末世，多有直道難行，只得隨時活動，遇著這等不公道的容易錢，也略取些來為上下使費，也是今日仕途常事。只不做出吳典史的事，就算是好官了，那裡還有辭夜金的楊四知，告天地的趙清獻。卻說這劉聽尊雖是好官，見此等大賊，指望一注公費，起初也不信這些生員呈詞。想道：「這斯可惡，果然自實有這五十錠金子，如何只送一錠與我，難道你分這點水頭給我吃了，我倒吃這整分，我就是這樣賤賣了法罷？」尋思一夜，到天明開了門，傳吳典史進後堂去。迴避了衙役道：「你只把這五十錠金子交出來，我再不究你別物，隨你報多少賊，我還與你作主。」這吳典史只是磕頭，說原是只一錠金子，小的怎麼敢隱瞞。聽尊大怒，就升堂叫拿大板來，重責了他二十板即時送監，和玳安、張小橋一處監候。

來安老婆，見吳典恩得了賊，又不究他丈夫的人命，又領了包袱去不給她，因此又補送一張劫財殺命的狀，連吳典恩告在裡面，把這賊證開的和公呈一般。刑廳起身，跪道聲冤遞了。刑廳見了，又使長隨來問吳典史要金子，他一口不吐。長隨回了，刑廳大怒，怕清和縣無官，誤了縣事，將合學公呈，並來安老婆的原狀，一封筒申報按院去訖。那按院見了許多賊物，未免動了個隔壁聞香，鼻尖舔蜜之意，也就要一口全吞，不許零抽半點。批了兩行朱字：「仰刑廳嚴審，並原賊解報。時方搜括助邊，不得少開漏報。」參官審處不便，又差兩個心腹承差，上東昌府守提。又發一個牌票，仰東昌道查府佐等官，有才能者署清和縣印。

票到東昌，有一個徐通判，極是個貪婪的，就使了三百兩人情，求本道批他署印。要得這金子，本道即行文徐通判，上清和縣署印。並刑廳提張小橋、來安妻、吳典史一千人犯來審不提。

恰說這吳典恩自己昧了三錠金子，怕審出來有罪，私通禁子，許了他五十兩銀子，連夜在床上使點手段。可憐一個張小橋，好好光棍，斷送一條性命，並不曾動那金子分毫。正值徐通判到任，禁子遞了張小橋死呈，說是棒瘡重了，死在床上。徐通判大怒，說這事已申報按院，立等解審。今先死了活口，這賊證不對怎了？把禁子先打三十寄監，申刑廳定奪去了。

卻說這張大自從小河口殺了來安，不敢回家。與張小橋商議，上東昌府裡破落戶開賭場的李小一家躲著。分了些銀子，不合給他一錠金子帶在腰裡。從來鬼神弄人，翻巧成拙。那張大是個光棍，久在錢場賭博，豈有金子的理。在李小一家住了半個月，先贏了四五十串錢，後忽輸了，沒得撈稍，就拿出這些銀子押著。不期又輸了，一時酒醉，就拿出一錠赤金，重十兩，險不驚倒這些賭錢搗子，齊來湊起注子，大家要贏他那金子，又被張大贏了一個老光棍，叫做皮笊籬，他沒有錢，只要在裡頭出空注，記賒票，眾人不依，把他推出去，他就報了番役。正是地方有土賊的時候，即時報了捕衙，將張大捉去要審。早有清河縣張小橋事發來，關提張大偷金子的事，這裡又不肯發，也要提來，得些油水。不料刑廳申報按院知道這一件事，只得先發刑廳提去面審。張大不招，夾了一夾，敲了一百二十，才招了。問金子原數，只道：「小的老子張小橋知道，怕小的年小洩漏了事，實不知數目。」就寄了東昌府監。

那日徐通判申到張小橋死了，刑廳大驚。沒有活口，賊證不明，怎麼報上？次日一千人犯俱到了，刑廳升堂，逐一嚴審。先把來安老婆叫上去，問得明白。次叫張小橋老婆上去，問金子的實數，老婆不說實話，又是一撈一百敲，老婆才說出實數，是三百兩。又叫張大上去，張大明是知人死了，恨這吳典史害他老子，一口咬住原有三百兩金子，是三十錠，俱一齊交與吳典史，把皮匣拿在後堂去了。張大深恨著吳典恩，要報他殺父之仇。隨吳典恩怎麼分辨，現放著這錠金子，刑廳也只得和前銀子申他買官漏賊，以博清吏之名。又叫同時捕役面對，俱推在吳典恩身上，說皮匣鎖著，吳典史連箱子包袱，帶俱在後堂，並不曾寄庫，可憐這吳典史，又是一夾三十六板，收入大牢不提。

且說這吳月娘見起解張小橋一千正犯去了，原沒有吳月娘玳安名字，自然該保出去。那徐通判原為這一件賊贓，謀來署印。如今按院批刑廳親審，全不經手，先折了三百兩本錢，料這清河縣還有甚麼大事，依舊追比這不報盜的情由。先是賁四、吳二舅投了保狀不准，要審瞭解上。月娘慌了，使小玉往應伯爵家連催三次，只推說這亂後宅產不值錢，幾間破屋還不值百十兩銀子，誰家肯買？一邊又向張二官人說，這宅子前廳後樓，並花園書屋，費有半萬銀子修的，那件不是我手裡經過的。如今十個錢只賣一個錢，少也得五百兩銀子，還不夠蓋那座大廳哩。喬皇親家莊子，是我一算盤兌的一千人百兩銀子，是黃四立的文書。咱如今壓著他買，連莊宅給他三百兩銀子罷，人在難中，那裡不是積福的。說著張二官肯了，共出七百兩。伯爵背著賁四和眾人，使小玉對月娘說，張家只出三百兩銀子，給你打點官司，完了官司，剩多少盡著送過來。這裡伯爵又去尋了溫葵軒來道：「恁學校體面，不枉了出公呈一場，我們空受他恩德，只好掉淚罷了。還得要列位一個公呈，俺約些百姓跪門，大家保出這大娘來，也是陰德。」那溫葵軒那知道應伯爵，借學校體面，要騙那賣宅子的銀子，就約了劉學官大公子，和好些秀才們，十數個人。次日上堂一講，說這西門提刑千戶妻吳氏，原也受封過的，吳典史詐他的銀子，要拿訛頭，送在牢裡，因此諸生才遞了公呈，蒙刑尊准放，又沒人告他，上司票上又沒有名字，望老父母釋放。如不肯只得上府去見刑尊。徐通判難了半日道：「他是失主，倘日後上司要人怎麼處？」秀才道：「生員等保他在外，聽候就是了。」那應伯爵順水推船，約了一班舊伙計，李智、賁四、崔本眾人跪在門外。徐通判無可奈何，只得准了保，即時開監門，放出月娘和玳安來。

月娘只道是應伯爵使的銀子，那知徐通判畏懼學校公論，白白放了。到次日應伯爵拿著五十兩銀子給月娘，說是講定三百兩銀子，使了二百五十兩，送與徐通判，才得出來。月娘就叫伯爵代筆，寫了中人賣契，才收了銀子，感激不盡。又使玳安稱十兩銀子謝他，只是不受道：「俺就盡個情。也是該的，受過大官人的恩還少哩。」月娘又讓，才接了說。說著掉下淚來，月娘也掉淚，說是他不肯忘舊。那知應伯爵於中取利，先扣起三百兩，和眾人分了二百兩，讓張二官家下眾人落了五十兩。兩頭沒處招對，張二官人也不知道。這是光棍昧心，其巧如此，後來伯爵餓死道旁，並無子女，現報在後不提。

卻說這按院見提不上金子來，三四日來催提一遍。把原賊皮箱包袱，一一解到，只見這金子提上。承差每人十五板，打的半死，又下來坐催。只得把張大並老婆，俱用非刑。或是竹籤訂指，碎盜夾腿，一面搽夾著，只是說吳典恩收去了。又把吳典史用非刑夾打，才招出三錠金子，在清河縣。一面提了金子，並吳典史妻女一齊弔拷幾番，死去活來，再沒口詞。不消數日，吳典史先死在監中，張大也死了，只有張小橋老婆是個活口。同來安老婆解上，五錠金子，一百兩銀子，刑廳不敢留下一分。按院到底不信，把劉推官參為貪賊革職提問，徐通判也降了，可憐這一般無義之財，傾了四條性命，壞了兩個刑官。按院雖得此財，不過一年，金兵大人，宦囊一卷而去。總是：

虛花照眼何曾沾得分毫，熱水消冰到底全無著落。